

七日談

(廣東篇)

苦夏遠去，金風送爽，這樣的晴好天氣，最適宜放鬆心情，閉門「讀拓」。所謂「讀拓」，就是把積年存藏於寒齋的拓片重新翻檢出來，一張張展開拍照，慢慢欣賞。因為夫人李瑾痴迷於拓藝，幾十年來積攢了不少古今拓品，加上她自己的作品，總有千八百件之多了。前幾年，為她的《我拓我家》展覽而奔忙，十年間從南到北巡展了十多個城市。及至甲辰龍年，所有展事，均告收官。這一下，總算有些閒暇時光，可以從容欣賞一下這些塵封經年的「黑老虎」了。

說實話，在辦展的忙碌中，即便每天都在與各種拓片打交道，卻沒有平心靜氣地讀過它們。有些拓片，收藏時只專注於辨明真偽，掂量價值，錙銖計較，一旦收入篋中就束之高閣了。如今重讀，重點轉向品味其藝術特色，探尋其雕刻刀法，追索其歷史淵源，揣摩其美學價值。一旦這些要素成為「讀拓」重點，那感覺就全然不同了。譬如，這套武梁祠的石刻拓片，自打上世紀九十年代自倫敦攜歸寒齋，就很少打開了。那時還在報社頂崗任職，根本沒有空閒時間細賞玩。如今，手捧着巫鴻先生的《武梁祠》專著，比照着圖文，細品慢賞，一股濃濃的古意，油然升自心底。再如，當年陪着李瑾遠赴川中，在荒山野嶺的草莽亂石中，親手拓回來的那些古代石雕拓片，自打收進家門就無暇展讀。此次「讀拓」則一一

張掛於牆面，遠觀近睇，恍如初見。當時捶拓之艱辛，拓成之欣悅，頓時重現於眼前。還有這些與獅子有關的拓品，都是從山東桓台鞏日祐先生的私人獅文化博物館裏拓來的，有些拓片上已長出斑斑霉點，撫摸拓痕，恍然有悟：哦，那次難得的摹拓之旅，距今已過去十多年了……

還有一些墓誌的原拓，大部分得自洛陽碑拓專家趙君平先生的饋贈，還有一些是陝西徐義生、鄭朝陽等師友轉贈的，也有些是歷年搜求購藏的墓誌舊拓。以往只專注於臨摹書法，很少關注內容，此番「讀拓」則把重點放在「讀其文，識其人」上，頓感眼界大開，一時間彷彿一個個古人「活現」於面前。

有人說，拓片是留住時間、記錄史跡的實物，而此時對我來說，它們也是喚醒乃至收藏記憶的載體。重讀這些集藏多年的拓品，就如同重溫生命中某個難忘的瞬間。

因為喜愛書法，寒齋也收集了不少漢碑拓片。若乙瑛、史晨、禮器等名碑，皆為深圳好友張之先慷慨相贈的寶物；而曹全、孔宙、魯孔子廟碑等拓片，則是早年從古董市場上購藏的；還有一些周秦青銅器銘文的拓片，多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從深圳博雅畫廊「撿漏」得來的。令我感慨的是，中華傳統藝術原本就該是很高級、很珍貴的，竟然一度被國人如此輕視如此「賤賣」，這不是很值得好好反思的麼？

「讀拓」隨想

侯 軍

一邊讀拓，一邊又聯想到眼下正日漸升溫的金石學，忽然心生一個疑問：為何前輩大學問家，無論其早年從事何種學問，也無論其成名於何種藝術，一到晚年，卻大多痴迷於金石碑拓？唐宋時期，有韓愈為「石鼓」拓片所作的長歌；有歐陽修晚年撰寫的《集古錄》；也有趙明誠窮畢生之力研究金石學，其《金石錄》在其妻子李清照手上得以完稿，而李清照撰寫的《〈金石錄〉後序》也成為她晚年的經典之作。近代以來，金石之學勃興，那麼多大學者都沉潛於此，樂不知返。單講清代，就能拉出一長串金石名家的姓名，若劉墉、紀曉嵐、阮元、林則徐、包世臣、翁同龢、張謇、陳介祺、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羅振玉、張伯英、于右任……真是不勝枚舉。這些人的主業，或為官，或著書，或辦報，或寫詩，或興辦實業，或投身教育，但最終皆歸結於金石。再往近現代追索，則魯迅曾專注於「抄古碑」，郭沫若曾沉迷於「釋甲骨」，鄭振鐸本身就是收藏大家，就連魯迅學生輩的蕭軍，晚年也以收到某件宋拓古本而廣受矚目……這些了不起的大文人，是不是皆可歸入金石家的序列呢？

余生也晚，對金石碑拓之道開悟也晚。不過，平生也曾有幸親炙過幾位文化大咖的薪火，足以印證上述閃念並非空穴來風。譬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上海經鄧雲鄉先生引見，拜讀過施蛰存先生。這位以

文學著稱於世的大作家，晚年卻殫精竭慮地編撰出《雲間碑錄》《北山樓碑跋》等金石學專著；孫犁先生是我多年追隨的人生導師，以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享譽於世，而我在撰寫《報人孫犁》的過程中卻驀然發現，他購藏了那麼多歷代名碑名拓，對金石之學浸潤之深、領悟之透，在同輩作家中罕有其匹。他晚年撰寫的《我的金石美術圖畫書》，逐一評點自藏的《語石》《金石索》《金石苑》《金石粹編》《金石文編》《石墨鐫華》《金石三例》等金石名著，不惟絲絲入扣，且多真知灼見。此外，於金石學之諸多雜項，如古錢幣、漢畫像、篆刻印譜等等，也多有涉獵。從孫犁先生那裏，我真切感受到一個傳統文人的全面素養，而金石學無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學養。

那麼，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學問家，他們晚年為何不約而同地迷上金石碑拓呢？或許能理解為：金石碑拓本身自帶着某種特殊的魅力，令人一觸便會着迷；進而言之，金石碑拓中或許隱藏着中華文化演進的諸多密碼，前輩的文化大家，是希望通過對歷代殘碑斷碣的研讀和破譯，揭開某些令其感興趣的秘史逸聞；當然更有可能的是，因金石碑拓中凝聚着某些獨特的美感因子，「讀拓」亦如審美，就像聽琴賞畫一般，讓人沉浸在美的氤氳中，那是多麼令人陶醉的審美體驗啊！

遺憾的是，這個綿延千年的歷

史進程，卻曾一度被人為阻斷了。有感於此，遂即興吟成打油詩一首，以記近日「讀拓」之興懷，詩曰：「秋日開門翻舊拓，悠悠古韻墨生香。漢隸無言揭往事，唐碑有意浸滄桑。畫像石藏千古秘，墓銘文刻九回腸。刀痕筆暈如穿越，夢入嘉祥謁武梁。」



▲武梁祠漢畫像石刻拓片。作者供圖

秋夜靜思



如是我見
楊不秋

最近去聽了香港管弦樂團的一場名為「靜思之夜」的社區音樂會。

當晚，由前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小提琴紀伊·布朗斯坦擔當領奏和指揮，帶領港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四大弦樂聲部，五十多位提琴樂手同時登台亮相，一展港樂強大的弦樂實力。

特別值得一提的當晚非常用心編排的曲目。

首先，以莫扎特早期的《第三小提琴協奏曲》作為開場。這是天才作曲家年僅十九歲時的作品，輕鬆愉快，明亮疏朗。三個樂章的表演像溫柔的春風拂過耳邊，又像甜美的飲品溫潤入喉。

適逢英國作曲家布烈頓逝世五十周年，接下來便是愛莎尼亞作曲家帕特創作的《紀念布烈頓之歌》。這首短短六分鐘的卡農曲，始於一件並不常見的打擊樂器——管鐘，音色清透悠遠，完美鋪陳了紀念曲的氛圍。整體節奏舒緩綿長，以音階的重複來表達情感的累積，讓人甚感悲涼淒婉。

在聽眾漸入佳境之時，迎來了上半場的尾聲。一首來自奧地利作曲家韋伯恩的《弦樂四重奏》，創作於師從勳伯格時期，據說靈感來自於與妻子的一次郊野遠足。以浪漫和聲發展到傳統賦格，再由繁複的對位演繹到終章的安靜田園氣息，展現出一幅景致錯落豐富的風景畫。由於這首作品屬於鮮見於古典音樂會的小眾曲目，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與前兩首大致浪漫綿長的韻律截然不同，輕柔的撥弦，散落的音符，克制的停頓，這些清冷疏離彷彿就是在詮釋勳伯格無調性的先鋒派創作。

下半場的開篇是拉脫維亞作曲家范斯克斯獻給帕特的《旅行者》，同樣是一首難得一聽的曲目。節奏緩慢，結構簡約。八隻低音提琴打造了低沉厚重的下沉音色，同時通過四弦樂的重複輪迴再現，營造出層層遞進的漸強聲浪。樸素的和音以最感性的方式處理，帶來極強的情感堆疊和渲染力。這是全場最令我有所共鳴的一首，感受到了人在旅途中的起伏、苦難、抗爭、磨練，直至歸於安息。

最後一曲是由馬勒改編的貝多芬的弦樂四重奏《嚴肅》。貝多芬標誌性的如暴風雨一般的誇張有力與其他幾首曲目形成鮮明對比，立刻讓全場觀眾「醒神」。演出至此，緊張忙碌了整晚的樂手們已有些微的疲態，但是這四個樂章仍然被演奏得充滿張力，再次給全場的氣氛加溫並在高潮中結束了整場表演。

貝多芬與莫扎特首尾相望，帕特和范斯克斯作品創作初衷的致敬美意，《弦樂四重奏》和《旅行者》共同呈現的旅人遠足之姿，甚至於勳伯格和貝多芬的精神呼應，這些回響和烘托，讓我回味無窮，感受到了在這個秋夜靜思的無限美好。



君子玉言
小 杏

從博物館出來，忽然一股香氣飄來，抬頭望，一串串金黃色的桂花灼灼葉間。想起蔣勳說：「嗅覺像一種注定的遺憾，永遠存留在記憶裏。」

去年這時候，母親還在。我們推她在醫院周邊散步，路上桂花也是這樣開着。天熱得不像話，十月底了，街上還有人穿短袖。我們念叨這什麼天氣，母親病成那樣，腦子卻清楚，說：「陰曆還在九月呀！」

她走的那天，陽曆已過立冬，農曆確實還是九月。

母親離開我們整整一年了。

這一年，常常走着走着一道閃念，想打電話聊聊，拿起手機卻不知該撥給誰。從前，想聊天時就給母親打電話，母親一口紹興普通話輕鬆歡快，腦子反應極快，我跳躍式的話頭她都接得住。現在，電話那頭，再也沒有一個可以隨時打擾的人了。

我把母親的祭日當成自己的紀年方式。母親在的日子是一種生活，母親不在的日子是另一種生活。

我一直想做一個美篇，把母親的照片理出來，梳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可是又不敢看，看了就忍不住落淚……我很希望能經常夢見她。一年來夢見過五六次：一次夢見她坐在一個陽光明媚的窗下，穿着白襯衣，年輕幹練。另一次夢見我跟她講出去玩兒的見聞，說洪恩哥、雅麗家的事，母親笑呵呵地專注看着我聽我講。還有一次，夢裏母親在電話那頭叫我的名字，跟我說了一大段話……我在夢裏都知道這是夢，但母親的聲音那麼真切，我想錄下來——然後突然醒了，我使勁閉着眼睛，拚命想多待一會兒，懊悔怎麼會醒過來……

我也夢見了父親。他一身戎裝，和一群士兵在叢林裏匍匐，像在打仗，然後滿身泥水躺在岸上。我和幾個人抱住他，他很輕，沒說話，昏沉着，但神智是清醒的。

夢境奇妙又鮮活，像在講故事。每次做

秋天很好，若你在場

夢，那麼清晰，我總是嫌太短暫。

這一年我借學車的由頭一趟趟回老家。一次次去老屋周邊，站在橋頭望着家裏的那扇門；去看母親小時候跑過的古橋；去母親住過的醫院，遠遠望一望……我一個人去了父母在部隊工作時的邊疆，四天，就為了走一走他們年輕時走過的路。

母親走後，我從老屋天井裏搬了一盆花，坐高鐵一路手提到嶺南。我想那邊天氣暖和，花好活，果然枝葉新發長勢茂盛。我一直以為是洛神花——母親喜歡洛神花。後來新葉越長越多，上網一查，原來是茉莉。

我穿母親的衣服，我吃她愛吃的蓮子、藕粉。整理母親留下的筆記本，發現她記筆記的方式跟我一模一樣，從前往後記一類，從後往前記另一類。她喜歡精美的小物件，小錢包、小盒子，我也喜歡。基因這件事，有些是顯性的，有些是隱性的。有些事情不用教，不知不覺就長成了她的樣子。



▲深秋丹桂飄香。

作者供圖

秋天的彩蛋



人與事
梅 莉

今年上海的初秋特別宜人。天氣晴好，也沒有一下子跌入冬天的濕冷與蕭瑟。

秋天是桂花的天下。小區裏的桂花樹香氣襲人，忍不住折一枝回家。桂花枝配上今年第一次開吃的大闸蟹與新上市的蜜橘，凹個造型拍張照片記錄下來，取名叫「吃秋天」。秋天太好吃了，桂花、大闸蟹、蜜橘都是秋天的美味。

桂花的品種很多，有金桂、銀桂、四季桂、丹桂等，屬金桂最香。但我們小區裏只有四季桂、銀桂與金桂，丹桂很少見。一天，從某小區路過，忽見一棵火紅的桂花樹從牆內探出頭來，是丹桂呢。興沖沖地拍照發到家庭群，讓他們猜這是什麼桂花，家人並不知。我告訴他們，這是丹桂。結果第二

天，先生在午休時，也發來一棵紅彤彤的丹桂樹。對植物無比熱愛的我，總是不忘科普一下自己所見的植物，而家人也會跟隨我用好奇的眼睛來觀察這個世界。

晚上，我與運動搭子一起散步，看到公園的路燈燈管上趴着一隻小壁虎，一動也不動。在燈光照亮的燈壁上，壁虎像一幅靜止的黑白畫。牠的四肢緊緊吸在燈壁上，像四朵小梅花開着。我仔細數了數，前後爪各有五根趾頭。從來沒觀察過牠的爪子究竟是什麼樣的，也從沒覺得小壁虎好看，但是這個畫面卻有一種抽象的美。趕緊拿出手機拍下來發朋友圈，朋友們紛紛說小壁虎還怪可愛的。秋天是壁虎出沒的高峰期，牠是捕捉蚊蟲的高手，屬於小益獸。

散步的時候，桂花的香氣一直包裹着我們。感覺秋天的人們被大自然深深地愛着，誰都會沾着香氣回家。

想起朋友上次去桂林回來，送我一盒當地產的桂花蜜和一瓶乾桂花。每次做好酒釀元宵時，就灑上一些乾桂花，吃起來香甜香甜的。桂林這座城市因「桂樹成林」而得名，桂林的金桂香氣濃郁而持久，秋天的桂林想必香噴噴的吧。說起來，我還沒到訪過桂林，不妨將秋天去桂林看桂花的旅程寫在此生必去榜上。

秋天有多美，人生就有多開闊。我把丹桂、大闸蟹、小壁虎這些秋天的元素發在公眾號上，有讀者留言說，這些都是秋天的彩蛋，只有那些保持好奇心、發現美的人才能

看得到。

秋天的彩蛋，他說得真好。只要我們對生活永葆好奇，四季將會展示不同的彩蛋給人驚喜。而秋天的那一枚，我已經拆開了——裏面裝着桂花的香、大闸蟹的鮮、小壁虎的靜，還有一個中年人，對這個世界依然怦然心動的好奇。

生活不只是讓我們要接得住一切磨難，還要不忘接住一切美好。慶幸自己接住了一枝桂花，接住了一隻壁虎，接住一個寫着「吃秋天」的傍晚。然後我把它們一一收藏，像收好一枚枚彩蛋，放在心裏最軟的那個角落。等冬天來了，等日子變得更冷又硬的時候，再拿出來看一看，告訴自己：你看，秋天曾經這樣愛過你。